



陽仁
號 64
卷 1

陽仁

論衡序

仲任以其志鮒慕遽師彪比

雄之學濬諛聞之竇而牖薄

社耳目藝人負矣故其紀曰

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然若

論衡序

陽仁

言
旨之開目冷然若聾之通耳
言不可旒纒也洛陽之市豈
無縣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
營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
下之乏而予之天下仰掇焉

故其紀曰玉剖珠出玉剖則
鳳璞魚隱珠出則魚骨莫衷
言不可襲與韞而日中爲沽
也微歟中郎匿之帷閒白傳
匿之帖外焉總匿之林表而

宗士匿之櫝中珠沈玉瘞耳
耳目廢政也燔竹戎也鑽李
茲其埒耳已讀衡八十五篇
竟十餘萬言乃喟然稱曰是
何能匿哉庭無胤子之跡詩

禮竝名異席無禽凡之咨進
進趨皆登秘府仲尼伯魚猶
匿況其凡乎且上物時茁神
物時茁宛委西陽靈族司馬
安所禱天真之服闋其名山

論衡序
而化妬婦吝夫耶故漢之帷
梁之林唐之帖宋之櫝衡之
權也量而出之無多眎人彼
且以爲銳利于翳泰至則塞
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

士按劍迺相與匿衡而衡誠
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平
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
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
累銖而不失迨鎰而昏乎有

論衡序
傳于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
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
而五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械
易圭璣易璫尺爲輕寸爲重
而一市人皆眩窳無日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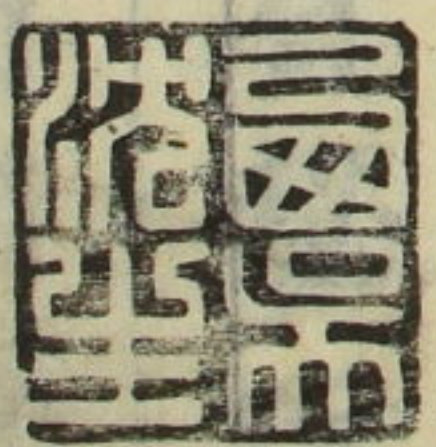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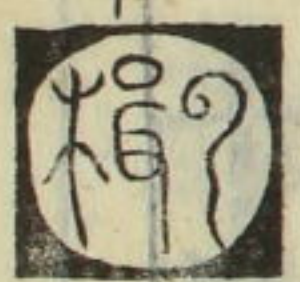
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
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新安
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武林
天下以武林爲洛陽將新衡
多於舊衡業不勝匿而余有

期于新衡焉斥所謂離曠者
以無足售而罔象得之斯養
性之經天君之職平歟史稱
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
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

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
遺程氏矣肯

萬曆戊子孟冬西吳沈雲楫

序



期于新術焉亦所以
 我無足言也固家
 萬世之元孟冬西吳武雲
 豐野矣昔才志乃哀耗
 國之善其亦平朴樹之靈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
 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竝
 振藻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迨數
 世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
 為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

言衡序
公理、次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
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窳靡當、要如
持衡入寶肆、酌昂抑、免譁衆爾已、潛
夫一論、指訐時短、牴牾鹵畧、罔所考
鏡、而公理之昌言、好澶漫而澹宕、輒
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

箒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
而又腹笥洛陽之籍、其於衆流百氏、
一一啓其扃、而洞其竅、憤俗儒矜吊
詭、侈曲學、轉相訛、贗而失真、廼創題
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
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卽絲

論衡序
二
勢復遷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
漢世好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凡九其
事、隳其法、嚴其旨、務祛謬、悠夸毗、以
近理實而不憚、與昔賢聚訟、上禪朝
家、彙憲、下淑詞壇、聽覩、令人誦之、冷
然斥吊詭而公平、開曲學而宏鉅、譬

一開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直錙銖、
率畫一無殊、喙以故中塞、明月夜光、
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廼相與匿
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
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
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累銖而不失、

論衡序
三
迨鎡而昏乎有傳於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五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易璫尺爲輕寸爲重而一市人皆眩窶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史稱仲

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氏矣虞淳熙序

論衡之於世也猶如日月之於天也
其於世也猶如日月之於天也
其於世也猶如日月之於天也
其於世也猶如日月之於天也
其於世也猶如日月之於天也
其於世也猶如日月之於天也
其於世也猶如日月之於天也
其於世也猶如日月之於天也
其於世也猶如日月之於天也
其於世也猶如日月之於天也

讀論衡

論辨相競盛自戰國而西漢則承秦
餘唯求亡守遺是務雖有論者未敢
自恣暨於東漢篇籍寢備然後著論
正非之學復盛矣又且讖緯日出時
方多信雖光武之英其惑不可回王

仲任出其際停審虛實自稱秉衡凡
經傳百氏莫不被非任者遂且至稱
吳會之得秘爲談助許下之論驚謂
才進卽測其世共有焉蓋喙長相尚
則雖剖析毫釐率亦近乎街談巷議
再夫辭語之道微婉相諭或有文遠

旨深不必專貴徑情直言然世趨媮
薄夸說日加訛爲寃言亦其勢爾夫
以言止言猶抱薪救火也不可撲滅
益至燎原要之豐文茂記恢諧劇談
擇者無惑何更詰難仲任蓋非不知
之惟其剛銳之志急於著書而平易

之論難奪佗先且誦憶之功徒蘊未
見非託斥事無繇示博後世論家亦
多此伎倆則仲任設意所在詭異是
其所也獨其因指摘援及其甚繁八十
有五篇不可謂非富有焉貧士乏書
今猶古乎乃一覽之餘不問才進苟

記所有則不亦足以代閱雜肆之勞
乎

南郭服元喬

乎物之無象猶得水則為對得
水土之際則為道之
移也世之移道其豈有底已乎
對建之為郡縣禮樂之為法家
終至以先王之道為文具猶身
信之亦徒緣飾吏治而已耳

之論難奪化先且謂憶之功徒蘊本
 見非託方事無歸示博後世論家亦
 多此伎何則使在設意所在詭異是
 其所也獨其因南渡則示奇繁公亦
 命五五種全可謂非富在焉貧去之書
 實復其頃不亦宜以於閱論觀之矣

重刻論衡序
 夫物之無象猶得水則為絀得
 水土之際則為蠶蟻之衣道之
 移世世之移道其豈有底已乎
 封建之為郡縣禮樂之為法家
 終至以先王之道為文具猶尊
 信之亦徒緣飾吏治而已耳豈

言衡序
不悲乎。方夫禮樂之陶鑄斯民。有權在上。則不知不識。順帝之則。而洞々屬々。唯其化之視。亦何口喋々議之哉。及其陶鑄之化。廢弛。有權在下。則亦不能使斯民嚮往。而蓼菜為行。瓶甌為堤。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則

未嘗不茫若於其間也。至其茫若。亦徒私議之。及其私議也。必能言理。彼東京有清議。晉有清談。豈其不然乎。王充氏東京人也。閉門潛思。刀筆於戶牖牆壁。終著論衡二十餘萬言。其人際清議君子。釋同異。正嫌疑。其勤

詩經序
矣哉。故蔡邕、王朗之徒，先傳其書，以驚時人。或疑見異人，或欲勿廣之。其書之公，嫌疑堅白，可謂至也。而至其辨陰陽消長，吉凶禍福，鬼神祭祀之事，孰不言不後世。宋儒理學之胎胎哉。此其時運之使然者，非邪。雖然，其

人之有特見，去古之未遠，則立言非韓、刺孟，其餘之置論鑿乎有據，豈取後世覬覦乎。且也學之道，自七十子之沒，洙泗之道散，自非聖人出，則猶狐白之裘，食雞之蹠，則何物不可取乎。况乎其論卓然千載哉。雖然，學

言衡序
者能暗知道之移世。世之移道者而後可能言。昔者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之。纔不出於五步之內。是其以歛張舟而不易儀也。其以今眎古。以古眎今。封建之為郡縣。禮樂之為法家。則何異於越人之遠射乎。其不背馳

先王之道者。庶希矣。戊辰復。余再遊京。書肆來謀論衡上木之舉。因按且句。以授焉。能知學者。古今而不眩於其言理。則亦庶幾乎古也哉。延享五年戊辰仲復日。

京師後學石陽浦衛興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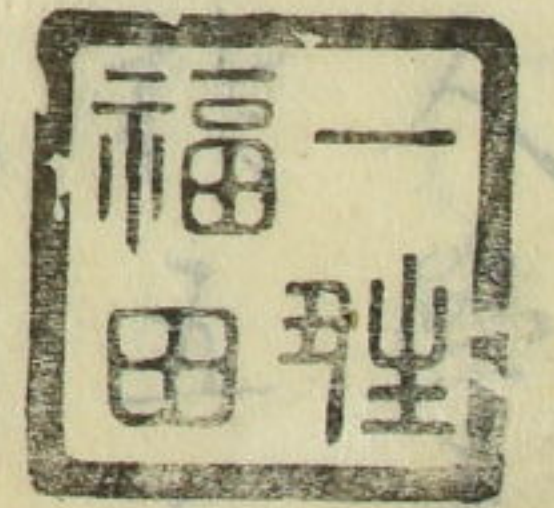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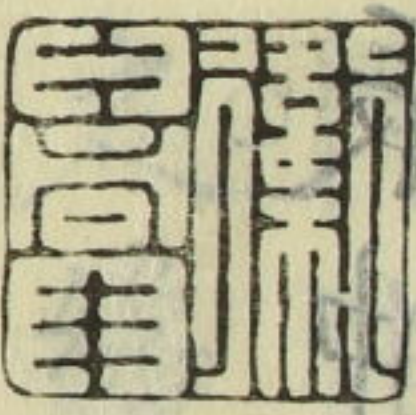
謝卷古如

古今味本

舉因林宜

再遊郭書

美玉之



平安非惟亂書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including the title '京師後學石陽浦衛興撰' and other characters, some of which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seals.

論衡目錄

卷一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卷二

幸遇

命義

無形

率性

吉驗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論物勢

卷一

卷四

書虛

變虛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龍虛

雷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答佞

卷十二

程材

量知

卷十三

卷十三

効力

卷十四

超奇

卷十四

卷狀皆

寒温

謹告

卷十五

變動

招致 闕

明雩

順鼓

卷十六

卷一 亂龍

遭虎

商虫

講瑞

卷十七

卷指瑞

是應

治期

卷十八

肅然

卷感類二

齊世

卷十九

卷宜漢二

恢國

卷驗符一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卷論死

卷二十一

死偽

卷二十二

紀妖

訂鬼

卷二十三

言毒

薄葬

卷四諱

調時

卷二十四

譏日

卜筮

辨崇

難歲

卷二十五

參詰術五

解除

卷祀義

祭意

卷五十六

省實知四

知實

卷四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解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三十

自紀

目錄終

論衡

目錄

七

言

目錄

自序

卷三

樓

卷六

卷二十六

書

卷七

卷八

論衡卷一

東漢十四世 獻帝之時

漢 會稽王充著 黃嘉惠閱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
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
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
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
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
也。故。遇。或。抱。滂。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

論衡

卷一

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負帛喜、宜讀作伯嚭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負誅歿、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

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驟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竝生唐

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竝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竝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畱，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

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拒，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

論衡 卷一
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
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善聲因越王不
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
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
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
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
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
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
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

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
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
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
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
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
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
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
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
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

論衡 卷一
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翼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曰力不足。不預聞。何以

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

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
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
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
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
鮑叔之冤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
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
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張平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

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
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
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
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
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
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
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見涉生中捐而不食捐
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為害棄而不御君子之
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

言德
卷一
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惠、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

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迷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鈎掛、容體蠶蠶之黨、

言會
卷一
七
蒙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
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
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
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
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
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緇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
蠅所汗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
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恠也非後疑傑固
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木坐讀為生招致羣吠之聲夫

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
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
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
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
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
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
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
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
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遺除多佞是故燕堂不灑塵

論衡 卷一
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教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遯、未嘗滅也、埴

成丘山、汙爲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

論衡 卷一 九
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逢、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逢、竝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竝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逢難遷、難

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

論衡 卷一
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

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素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為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為廝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智。殊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

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
曰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
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
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
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
明如匡穉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
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睢之于秦
明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睢拜爲客卿人謂睢澤美
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
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
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
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
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
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
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
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
所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官貴不違貧

言德 卷一 十一
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

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

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
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
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
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
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
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
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
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燠其穴。遂不得免。疆立為君。而
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

歟。

歟。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疆弱壽
天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疆弱壽天。謂稟氣
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為命。未必有審期也。若
夫疆弱天壽。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
氣渥。則其體疆。體疆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
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厚之
薄弱也。渥疆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

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
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
稟氣或充實而堅彊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彊其年
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
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天命而
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
見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
充也見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
何則稟壽天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

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
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
曰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
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
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
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
一丈正形也各男子爲丈夫尊公姬爲丈人不滿丈
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
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

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為霸、不能至百、消而為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為天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八年以百為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

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竟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

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論衡卷一終

論衡卷二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命短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

論衡 卷二
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卒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闕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

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微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爲壞所壓，蹈坵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過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閔藉孺之輩，無德

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
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
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
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
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
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
道德禍福不均並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
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
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

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
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
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
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
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
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
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爲
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
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

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
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
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
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
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
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
所爍、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銛、同之水也、或梁
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燦脂燭、或燔枯草、均之
土也、或蒸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灑

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舍
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
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
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
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
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且言堯舜禹湯皆命也、言命者、言無命者、
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

言衡 卷二
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
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
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
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
天下之夫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
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
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王入豐沛之邦多封
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犖時見
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

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
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
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
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
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
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修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
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
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
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

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
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
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
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
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彊
之性、則氣涯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
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
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

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
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
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
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
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
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
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玉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
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
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

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

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躄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一有何謂乎字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

言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

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

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孰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

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爲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

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冶者用銅爲杵杆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填爲簋廉簋廉一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治

者用銅爲杵杆杵杆雖已成器猶可復鑠杵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鑠燂乃可夫小短長入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鑠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

不食也、化爲魚鼈、人則食之、見一有食則壽命乃短、非
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爲鶉、雀爲蜾蠃、人
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蜾蠃、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蜾蠃、
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
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鯨、極羽山、化爲黃能、能音
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鯨之爲能乎、則夫虎能
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
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
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

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
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
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
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
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
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爲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
授張良書、已化爲石、是以石之精、爲漢興之瑞也、猶
河精爲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

而爲蠶、蠶又化而爲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蟻蟻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蟻蟻、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爲嬰兒、長爲丈夫、老爲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爲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爲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

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

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泮，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泮，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泮，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

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爲垢，故禮曰：黃耆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

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

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

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揚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

此則馴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爲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

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
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
豚揚唇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
之漸漬磨礪闡導庸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
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夫肥沃
境墉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境而
墉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
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
以鑿鍾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

鍾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
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
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
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鍾更崇
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
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
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
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
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治

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鍊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救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僞，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

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入消燦，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存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

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
珠人之所摩刀劍鈎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
自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
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
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為
亂北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旌奮心盛氣阻戰
為疆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同類乎推此
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
以殊為同同類以鈞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

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
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
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
急燕戇枚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
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為人用况
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
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
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
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眾見禮義之教學

言律 卷二 十八
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
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
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勾
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
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
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
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
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
禍也、豆麥之種、與稻梁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

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
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
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
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爲惡
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
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孽多
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孽、人之善惡、其
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
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

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叅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鄣、爲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木工激土、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木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益得其驗、人間之水、污濁、在野外者、清潔、俱

爲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姬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

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虵龍爲害、堯使禹治水、驅虵龍、水治東流、虵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禘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鯀在側、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一有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

故字

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收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啣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

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啣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

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已曰：日出水疾，東走，母顧，明旦視日出水，旣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爲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

約其要、鈎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鈎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鈎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鈎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圉、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圉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爲康王、至子失之、圉爲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

皙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蹠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卽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

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實一有性好
用酒，嘗從王媪武負，貫酒飲，醉止臥。媪負見其身常
有神怪，每留飲酒，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
媪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
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
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
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
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

氣，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
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
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
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
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姬身有蛟龍之神，
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媪悲哭，始皇呂
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
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第
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

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
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
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
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
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
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爲侯、虞
子大陳畱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
壯、若一足練、經其、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
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

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
之、不見人、有大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
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夫學、宦位至廣漢
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
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
殿第二內中、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
考怪之、卽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
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
毋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

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
一有訖字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
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
在舊廬道南，光耀幢幢，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
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舂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
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舂陵，何用知其氣佳
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
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
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

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二終

